

血 热 血 冷

董陆明 艾驰翔 著
XuereXucleng

黑暗年代
他们用头颅填平沟壑
历史的车轮才隆隆驶过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血热血冷

XuereXueleng
董陆明艾驰翔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热血冷 / 董陆明, 艾驰翔著.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093 - 4584 - 9

I. ①血… II. ①董…②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3042 号

策划编辑: 郑文阳

责任编辑: 郑文阳

封面设计: 孙希前 周黎明

血热血冷 XUERE XUELENG

著者/董陆明、艾驰翔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6

版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28 字数/442 千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4584 - 9

定价: 48.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 <http://www.zgfz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66033296

传真: 66031119

编辑部电话: 66073763

邮购部电话: 66033288

第一章

1

公元1937年。夏天。上海。

公共租界望平街(即后来的山东中路)两侧报馆林立。各家报馆的阅报栏前都有密密麻麻黑乎乎的人头,像密密麻麻黑乎乎的地雷和炮弹。各家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都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拥护蒋委员长庐山讲话”、“誓死不当亡国奴”、“捐金献银,支援抗战”、“众志成城,保卫上海”、“与倭寇血战到底”之类叫人热血沸腾的煽情文字。两边墙壁、电线杆、电灯杆和行道树上贴满的标语条,像愤怒火苗,将整个城市燃烧。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仿佛从天而降,又好像破地而出——很突然地,一队童子军出现在人们面前。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统一的短袖黄布上衣、黄布短裤、黑鞋白袜。一张张汗水流淌的小脸,一双双清澈的小眼睛闪耀着火焰的光芒。一片红唇白牙、无数摆动的小胳膊小拳头的人儿,真像一群张牙舞爪的小老虎——可惜他们不是小老虎,他们更像无知无畏的小牛犊。看他们那么坚定、那么自信!他们真以为他们的血肉能挡住敌人的子弹、炮弹呢!

临街一座小楼,大门一边挂着“申华报社”的牌子。男人女人进进出出,个个行色匆匆,表情或激愤、或凝重、或庄严,仿佛都肩负着天下兴亡的重任,仿佛都怀着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壮志。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这种时候他们不挺身而出,就要天塌地陷、亡国灭种。小的、年轻的,如此;成年的、年老的,也如此。

二楼走廊的墙壁上贴着捐款登记表,第一栏写着:钟圣英:金项链一个、钻石戒指一个(约折法币一万元)。

二楼走廊两侧有许多房间,房门上写着“国际”、“国内”、“时政”、“军事”、“工交”、“文教”、“体娱”等——好像全中国、全世界都装在这个小楼里,好像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分别装在这个小楼的各个房间里。

“时政”门开着。女记者钟圣英和男记者金大宝正趴在桌上写。屋顶一个大吊扇“呼呼呼”转着。大吊扇下一个白瓷盆里有一大块冰。它情愿化掉自己放出冷气让钟圣英和金大宝他们凉爽。钟圣英和金大宝正在写鼓动抗日的战斗文章。这块中国冰内心充满炽热爱国心,只不过它的热是用冷表现。冷是它的表面现象,热是它的内在本质。

钟圣英看上去二十二三岁，此刻正全神贯注，奋笔疾书。你看她小嘴紧抿，杏眼圆睁，白里透红的脸皮绷得很紧，薄薄脸皮下仿佛有火焰在燃烧；赤裸的双足踩在白色皮凉鞋上，十个脚指头像蚕蛹一样一拱一拱、一拱一拱，这个美丽的女人很容易叫人联想到点亮的灯笼。只是这个“灯笼”太亮了，仿佛隐约能看到里面一窜一窜的火苗，让人担心“轰”的一下，将“灯笼”烧着了！

金大宝年龄看上去比钟圣英稍大些，蓝白相间的短袖褂子，淡蓝色背带短裤。他写上几分钟，就停下来抓耳挠腮。挠挠，写写；写写，再挠挠。这会儿，他一边抓挠一边盯着钟圣英看。看看，点点头，笑笑；再看看，摇摇头，笑笑；又看看，点点头，又摇摇头……

“呜——”

外边响起刺耳的汽笛鸣叫声。

“真气人——刚想好几句，又让惊跑了！”金大宝把笔往桌上“啪”地一摔站起来。

钟圣英愣了一下，皱皱眉头，继续奋笔疾书。

一个瘦小的男记者从外边进来。

金大宝马上问道：“小童，情况怎么样？”

小童脖子上挂一个照相机，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通红的小圆脸上全是失望。

小童说：“外海又多了两艘日本军舰，一共九艘了。黄浦江上的美国军舰还是那一艘奥格雷号。金大宝，你前几天就说美国舰队正向上海驶来，怎么还没有到？”

钟圣英也抬起头，杏眼圆睁地问道：“金大宝，你说，怎么还没有到？”

金大宝：“今天不到，明天肯定到。明天不到，后天肯定到。太平洋上风浪太大，舰队在珍珠港休整了几天。刚才我又给舰队司令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三天之内必须赶到上海。”

小童：“金大宝，原来是你在胡吹八擂啊。”

钟圣英瞪一眼金大宝，又趴下写起来。

“轰隆隆——”外边传来打雷一样的响声。

金大宝：“哈，天上打雷，要下雨了。”

“不是打雷，是日本人在演习打炮。”小童沉思着说，“这几天，日本海军陆战队一直在江湾演习。由演习到战争，日本人在北平就是这么干的。”

金大宝：“小日本轻易打下了北平，扬言三个月就可打败中国。狗日的白日做梦！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上海也不是北平。让他们来吧，日本人敢打上海，美英各国决不会不管——”

钟圣英把钢笔“啪”地一摔：“金大宝，你是中国男人吗？说出这种话，不嫌丢人？我要是你，早参加国军了！”

哈，灯笼烧着了。

钟圣英的大眼睛扑闪扑闪，仿佛有火焰喷射到金大宝脸上，好像有电光刺着了金大宝的眼睛。金大宝不由得后退一步眨巴着小眼睛说：“钟大小姐，我现在就去从军，这篇时评你替我写吧？”

看钟圣英瞪大眼睛又要骂金大宝，小童赶紧说：“钟小姐，钟小姐，是我打扰你了——金

大哥，我们到隔壁。我还有事情跟你说。”

钟圣英看看小童，没有再骂金大宝，又埋头写起来。那金大宝走到门口却又回头丢一句：“钟大小姐，你能叫你先生弃商从军，我立马投笔从戎！”

金大宝说完就跑。

钟圣英又“啪”地一摔笔，冲着门外张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

钟圣英咬咬牙，低头又写一阵，才猛地站起来，因为站得太猛，把椅子弄倒了。因为忘了穿鞋，光脚踩到了地面上。她恨恨咕哝一句什么话，扶起椅子，脚指头拱进凉鞋，手拿写好的稿子走出房间。

2

一个年轻女人走进了“申华报社”小楼的大门。这个女人看上去年龄要比钟圣英大一些，上穿月白色短袖上衣，下穿玉青色裙子，手拿一把已合上的遮阳伞。她比钟圣英要胖一些，巍峨的胸部下，悬吊着一个小十字架。宽阔明净的前额和圆润的脸庞叫人不由联想到形容女人的老话：面若银盘。她有着和钟圣英一样白亮细腻的皮肤。她的眼睛虽然不像钟圣英那样灼灼有神，但却清澈宁静。如果把钟圣英比作阳光下盛开的红牡丹，她更像月光下的白莲花；如果将钟圣英比作一团火焰，她就是那飘起白莲花的清幽的水——如果将这个女人也比作点亮的灯笼，那么，这个灯笼里蜡烛的火苗不大不小，正好。她一手拿伞，另一只手的手腕上挂一个白色小包，尽量靠着墙壁，礼貌地避让每一个急匆匆的人，拾阶而上，步履轻盈而坚定。上上下下看到她的人都微微一愣——她的优雅和尊严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在不知不觉间恢复几分沉着和镇定。有人直直看她，想和她对视一眼，她的目光却总投在脚前的楼梯上。这么热的天，她还穿着袜子。她的凉鞋是布的，踩在木楼梯上没有一点声音。

.....

钟圣英回到办公室坐下看报纸，精美细白的一双玉足又踩在凉鞋上，脚指头仍然一拱一拱，一拱一拱的。外边又传来轰隆隆的声音，钟圣英放下报纸想到窗前看看。这时走廊里有人喊：“钟圣英，会客室有人找你。”

.....

3

会客室里，钟圣英正和刚才慢慢上楼，后来又立在走廊看墙上捐款表的那个年轻女子谈话。

那个年轻女子刚说完一句什么话，惹得钟圣英很不高兴地说：“宋秀娣，这是怎么回事？”

请记住她叫宋秀娣。

宋秀娣说：“钟伯伯和姚开平到医院和爹爹说了话，爹爹和钟伯伯叫我来报社找你，说不

能把我们家捐钱的事写出来登报。”

钟圣英：“原来是这样。稿子我已经写好交给主笔了。”

宋秀娣：“钟伯伯特地叫我跟你说，你写好文章也不能发表，还说你若不同意，就让我去找主笔。”

钟圣英：“那好吧——我们一起去见主笔。”

……

4

主笔——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正低头看桌上的稿子。钟圣英、宋秀娣隔桌立在老头对面。

主笔抬起头，微笑着对宋秀娣说：“令尊宋先生捐出了自己的汽车，又捐出了上海房产的全部房租所得。令尊说，‘每月 3794 元房租如数交给政府，抗战一日不停，捐助一日不止。’令尊的义举令人感动，宣扬开来，必能进一步提升人们的抗日救亡热情，鼓舞更多的人为抗日救亡捐款捐物。为什么不同意登报呢？”

钟圣英：“宋秀娣，你听清楚没有？虽然我们为抗日捐款不是为了登报。可是登报以后能鼓舞更多人为抗日捐款。”

宋秀娣：“主笔先生。我爹爹和钟伯伯都不同意登报。钟伯伯交代，如果圣英坚持登报，就让我找您。钟伯伯说，这篇稿子千万不能发表。”

主笔：“钟老先生的意思啊，那就不发了。我马上叫撤下来。圣英，你抓紧再写一个稿子填上去。”

宋秀娣向主笔微微鞠躬：“谢谢主笔。打扰您了。您忙，告辞了。”

……

5

一走出主笔办公室，钟圣英就立在走廊里对宋秀娣说：“这肯定是姚开平的主意。”

宋秀娣说：“这些日子，日本人越来越猖狂。小心为好。”

钟圣英眼一瞪说：“难道日本人敢一枪打死我们吗？你看人家扈汉兴，当场捐出法币一百万，接受记者采访，慷慨激昂。秀娣，姚开平当年那样勇敢，如今怎么这样呢？真是胆小如鼠！”

“圣英，你小点声。”宋秀娣说，“你怎么这样说开平呢？我爹爹最信任钟伯伯和开平了。爹爹总说，钟伯伯眼光远大有能力又稳妥，开平也是做大事业的人。圣英，你的结婚戒指呢？你的项链呢？”

钟圣英：“捐了，都捐了——姚开平的大事业就是赚钱、赚钱——你走吧。你们都听他的，不让登报，可我还有上报任务呢。我不送你了，我要再赶写一篇稿子补上去。你跟姚开

平说,我恨死他了。我还要上前线打仗,把他太太也捐出去——”

.....

6

时政部办公室。金大宝趴在桌子上写稿。

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轻轻叫道:“金大公子——”

金大宝抬起头:“亲爱的孙,你的稿子也写好了吗?你看我还没有写完呢。”

“亲爱的孙”说:“只说一句话,昨天下午你和谁在一起?”

金大宝:“昨天下午?噢,我在‘抗敌后援会’采访,和好多人在一起。”

“你有没有去高桥游泳?有没有在大海里和别人拥抱接吻?”

“没有,真没有!这是谁胡说八道。亲爱的孙,有人嫉妒我们,嫉妒你,你千万不要上当。”

“我明白了,我不会再上当了。你忙吧,金大公子。”

“亲爱的孙”笑笑转身出去了。金大宝也笑笑,又埋头写起来。

.....

7

钟圣英走进来在桌前坐下,打开采访本,皱着眉头边看边构思。

钟圣英自言自语:“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呢?同一个人怎么……恨死我了,这些材料写不够两千字,只好再写一个短评……”

金大宝抬起头看看钟圣英:“钟大小姐,说谁呢?你不是交稿了,怎么还要写呢?材料不够,我这里。”

钟圣英还没有回话,“亲爱的孙”端着一盆水进来,金大宝和钟圣英还没有反应过来,一盆清水已倾倒在金大宝头上。一部分清水被金大宝头顶弹起呈放射状溅向四周,一部分从金大宝的头顶周边飞流直下,金大宝有几秒钟被裹在白亮亮的瀑布里。瀑布消失时,金大宝已成落汤鸡,桌上的报纸和稿子被冲到地下。

钟圣英身上也湿了。

钟圣英站起来说:“孙小姐,怎么回事啊?”

“亲爱的孙”冷笑道:“没什么,他太热,让他清凉清凉。”又对钟圣英说:“对不起!”说罢,转身就出去了。

金大宝:“这这这——”

钟圣英:“这什么?谁要你的材料啦?”

金大宝擦着头和脸说:“钟大小姐,别误会。这事跟你没关系。我昨天和表妹到高桥游泳,不晓得密司孙怎么知道了。胡乱吃醋!”

钟圣英：“原来是这样啊！你从哪儿又冒出一个表妹？不亏你。把我这里也擦干净，我到隔壁写了。”

.....

第二章

1

晚上。钟圣英家——公共租界虞洽卿路（即后来的西藏中路）钟公馆。

钟圣英躺在大床上，有些富态的钟太太坐在床沿上，母女俩手拉手。大床上方的镜框里，身穿白色婚纱的钟圣英和一个身着白色西装相当英俊的青年男子相拥微笑。钟圣英笑得灿烂、单纯，一脸幸福喜悦；那个男人却笑得克制，眉眼间似有淡淡的忧郁。

钟圣英和母亲钟太太正听收音机。

收音机里传出主持人慷慨激昂的声音：“各位听众，各位同胞，现在播报上海各界人民抗战后援会劝募公告：保卫中华民族之神圣战争已于古都揭其序幕，中央当局宣示决心，全国将士奋勇效命。时至今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五千年之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决其荣辱。吾人如不甘为奴隶，不甘作牛马，不甘永受鞭挞，不甘长被宰割，则在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捐款救国，救国自救。现代战争，除精神条件外，必须具备物质条件，具备物质条件以后可以持久，而后可以决胜。序幕既开，抗战到底。敌人一日不去，抗战一日不停；抗战一日不停，捐款一日不止。凡吾同胞，父诏兄勉，输财节用，各尽能力，共救沦亡，黄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钟圣英：“妈咪，你听听，这宣言是你的女儿——我根据他们的发言起草的，杜月笙十分满意。”

钟太太：“越来越不懂事，杜老板的大名是你随便叫的吗？”

钟圣英：“我当面也叫他杜先生——他和爹爹一样，不喜欢别人叫他老板——妈咪，说说吧，你捐多少？”

钟太太：“咱家不是捐过了吗？”

钟圣英：“咱家捐的是咱家捐的，你个人也要捐的。咱家每个人都要捐的。下人们也要捐的。海关的丁先生将全部积蓄五万元全捐了出来。他家佣人也捐了钱。小孩子砸了储钱罐，把压岁钱都捐了。”

钟太太：“丁先生捐了，下个月还有薪水。海关的薪水高哎！小孩子捐了压岁钱也无大碍。叫佣人们捐钱可不太合适。下人们一个月挣那点硬钿是一家人的柴米钱——”

钟圣英：“妈咪，你可别小看下人。拉都路明霞屯的住户，自愿集了44元，派人送到报馆。我前往采访才知道，那里十多户人家，其中三四家小康住户分文不出，这44元钱全是女佣和车夫们的血汗钱！”

钟太太：“好乖乖，听妈的话，捐款这个事，不能强求。捐与不捐，捐多捐少。全凭各人心愿。各家情况都不一样，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不捐的想来也有难处。你可不能逼着让咱家的下人们捐钱。”

钟圣英：“好好好，不让他们捐。妈咪，那你捐多少？人家丁夫人当场捋下手镯，丁先生的女儿当场摘下项链都捐了出来。”

钟太太：“我也捐一对手镯吧——乖乖，你的项链呢？你的戒指呢，你难道将开平给你买的项链、戒指也捐了？你太任性了，乖乖，开平知道了心里会不好受的。”

钟圣英：“妈咪，人家能捐，我怎么不能捐？我才不管他难受不难受呢！一天到晚钻在厂里——”

钟太太：“好好好，捐了就捐了吧。开平已回来了，正和你爹爹在书房说话呢。乖乖，听妈咪说，国家大事，有大人物管，我们小百姓尽尽心就是了。过日子才是大事。我们做女人，生儿育女才是大事。我问你，究竟是你不想生孩子，还是开平有毛病？”

钟圣英：“现在是生孩子的时候吗？我要工作，为抗日工作。”钟圣英说着闭上眼睛。

钟太太：“乖乖，你说这话，那就是你不想生了。你跟我说开平没本事种不出孩子，我给你爹说了，让你爹劝开平去检查——我的好乖乖，女人生孩子还分啥时候？男人一脸汗，女人生儿男。上帝造女人，就是叫女人生孩子。我三十岁才开怀，生了你大哥、二哥后，隔了六年，四十岁才生下你。你两个哥哥都走了。你爹爹和妈咪只剩你一个独苗。现在日本人又来逼我们打仗。乖乖，听妈咪的话，赶紧怀个孩子，头个孩子姓钟，然后再生个姓周。以后再生的都姓钟。你们不生孩子，我急，你爹爹急，开平娘更急，总是骂开平、骂你们呢。乖乖，听妈咪的话，抓紧生孩子，生了孩子，妈咪和保姆替你看，你只管生。抗日打仗写文章那些事，有人做，缺你一个，仗照样打，报馆照样开，可你不生孩子，谁也不能替你生孩子。咱这么大的院子，没有孩子们跑来跑去，就像没有根的大树，妈咪心里总不牢靠。你们抓紧生吧，生一窝子，男的女的都好。乖乖，听妈咪话——”

钟圣英睁开眼睛说：“好啦、好啦，我听你的。可是，妈咪，你再捐一点吧？”

钟太太：“我又不管钱财。你跟我去了看了你婆婆，到我屋，我再给你拿些首饰。听妈咪话，见了你婆婆，别让你婆婆捐钱啊。”

钟圣英：“老婆婆才不会捐呢。老婆婆的钱都给周之明花了。”

钟太太：“别提那个坏小子。想起他，妈咪就气恼。当年你婆婆顺嘴说一句，我顺嘴应答一句。他可就赖上咱家了。”

钟圣英：“老婆婆总跟开平要钱给周之明，我真不想去看她！”

“咱去看你婆婆，是看在开平的面上。你爹爹年龄大了，这么大的家业以后都要靠开平经营。现在全上海滩的大户人家都夸你爹爹有眼光，从大牢里捞出一个好女婿、一个好接班人。刚才，开平一到家，你爹爹就叫他到办公室关上门说悄悄话。”

2

钟公馆二楼一间大办公室里，钟公馆的当家人，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的钟修齐坐着翻看一本书。书的封面上写着“《国防论》——蒋百里著”。钟修齐的头发都花白了，虽然是坐着，也能看出这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因为发福，用庞大来形容也合适。钟圣英的丈夫姚开平立在钟修齐旁边。姚开平看上去有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黑而且瘦。站在庞大的胖而白的钟修齐旁边，姚开平显得很渺小。

钟修齐看着书慢慢念道：“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中国有办法。这个、这个，开平，你也看完了，说说你的感想。”

姚开平：“百里前辈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中国工业不如日本，军队装备不如日本，总的国力与日本相差很大，开战初期，面对日方的进攻，我们肯定会打一些败仗，失去一些地方。但中国是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本军队虽然装备比我军好，训练比我军有素。但其是小国，随着战争的消耗，可补充的后备兵员有限。日本国力也有限，人力物力都经不起持久战争的消耗。第二，百里先生认为，我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中日之战，要力避从北往南打，一定要引日本由东向西打，先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节节抗击消耗敌战力后，在中部腹地与敌对峙，形成长期战场。百里前辈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我国是农业国，广大农村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即使占领我们最重要的沿海地区，我们还能战斗下去。百里前辈的结论是：只要我们决不投降，坚持全民持久战，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钟修齐：“这个、这个，说起来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那年冬天，一个下雪天，我曾请百里先生和他的日本夫人到家里吃饭。当时百里先生就直言，十年之内，中日必有大战。他说，我们不畏它鲸吞，只怕它蚕食；我国各地实际上处于分离状态，如果日本人每次只占一小块，其他地方的人就不会积极参战。如果他们在占领区再搞些怀柔奴化，让普通老百姓感到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得也可以，中国就一点一点亡了。它若要一口吃下中国，就把中央政府和各处的地方势力都激怒了，就把全中国人民都激怒了。全国全民一起抗战，聚沙成石，日本人必将碰死在巨石之下。百里先生真有先见之明啊！中国有百里，是国之幸。这一个人，有这一本书，中国就不会亡。这个、这个，开平，我们买一千册，不，买两千册，一部分发给我们工厂上夜校的职工，其余的派几个工人摆到几所大学的门口，免费送给老师和学生。这个、这个，抗战主要靠他们去宣传、组织国民。”

姚开平：“好，我明天就办。”

钟修齐：“还有，这个、这个，开平，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当下的国共合作？”

姚开平：“国共合作，对国共双方而言，都是情势所迫。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总想剿灭共产党后再抗日。蒋之国策不得人心，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都是地方势力借抗日为名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发难。七君子鼓吹抗日被囚，举国抗议；学生请愿抗日屡遭弹压，以至激出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扣蒋

又送蒋，一洗不抵抗将军之恶名。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高调拥蒋抗日，得到全国各界赞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国人心之所向。你看蒋介石一举起抗日的大旗，岂止共产党——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云南龙云都起来响应。蒋之声望一下达到其从政以来的最高点。这可能是蒋某人所不曾想到的。”

钟修齐：“我早就跟人说过，就当下的中国来讲，攘外必先安内是本末倒置。谁先举起抗日的大旗，谁就能收拢人心。得人心即得天下。共产党看到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势力派也看到了这一点。可是蒋介石却看不到这一点。蒋介石这个人是能人，精于权术，却不谙人心大道。你说得对，当下的国共合作，双方都是为情势所迫。双十二事变之前，共产党武装割据的苏区几乎都被蒋介石和地方军阀攻占了。共产党带着几万残兵跑到陕北，生存都成问题。这个、这个，今天下午工商界在清华机电公司的扈老板家聚会。扈老板坚决反对国共合作，认为濒临绝境的共产党鼓吹抗日是为了借抗日求得生存、发展，将来必定还要和国民党翻脸。”

姚开平：“哪一个政党不求发展？国民党也可以借抗战发展自己。至于以后的事，谁也不说不准。世上万物都在变化之中。不管哪个政党，它要发展，它的方针政策就要因时因势而变。”

钟修齐盯着姚开平问道：“嗯。是这个理。这个、这个，开平，如果他们再来找你，你还会参加吗？”

姚开平：“我在共产党那里，是写了自首书、出卖了同志要被除掉的叛徒。他们再来找我，不算旧账就算开恩了。”

钟修齐：“这个、这个，我为这个事请孙夫人向共产党方面转告你的情况。我想，那边已知道了你的真实情况。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姚开平：“即便他们不会再来除掉我。报上毕竟登过我的自首书，况且我又脱党多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想再参加共产党，人家也不会要的。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与国民党不同。爹爹，我现在什么党也不想参加了，我就想这样做下去。把我们的工厂做好、做强、做大，让更多的工人通过做工也成为富人，让更多的无产者成为有产者。”

钟修齐：“这个、这个，你现在这样的想法很好，我支持你的做法——这个、这个，我对圣英可是有些不放心的。圣英怎么也信了共产主义？”

姚开平：“共产主义，天下大同，心怀善良的人们都向往之。圣英在美国认识一个美国共产党人，还说要介绍她参加美国共产党，那人借了她的钱后失踪了，她才没有参加成。不过，美国共产党不搞暴动，是合法的。前年春天我们回国后，她就投入到了抗日救亡活动中，她说当下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她想参加中国的共产党，可是找不到。我知道她的情况，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她参加什么党。”

钟修齐：“这个、这个”，钟修齐站起来慢慢说道，“对这个从西洋传来的共产主义，当年我和陶公（即陶成章，1878—1912，浙江绍兴人，民主革命家，光复会创立者之一）也研究过。作为一个美好愿景，它和中国古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康有为《大同书》里所说的大同；和太平天国的天朝都是一个意思。孔孟是想通过君主施仁政来实现；康有为是想通过朝廷变法来实现；太平天国和共产党呢，是想通过贫民的暴力来实现。辛亥革

命后,虽说政局纷乱,但不管谁掌权,都鼓励人民发展实业。倒退三十年,许多大老板都是穷人。现在富甲上海的虞洽卿大老板也不过是一家小颜料店的小学徒。现在上海滩多数工商大户都是靠在生意场里辛苦打拼,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只有少数几家是靠当官起的家——比如那个盛家。盛宣怀自从跟着李鸿章搞洋务,亦官亦商。盛家的产业怎么来的?一是靠着朝廷的权力做独家生意,二是化公为私贪占的。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才查没他的家产。”

姚开平:“可是后来蒋介石又发还盛家了。”

钟修齐:“发还了也好。靠官僚们管理,那些企业过几年就没有了。”

姚开平:“爹爹说的有道理。我也是后来才认识到,大多数人的私心是永远也不能根除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厂里,人一有管理权,不贪的人极少。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管理层面和管理人员自由管理的空间,尽量将责任和利益分解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工友,让大家在平等的条件下公开竞争,多劳多得。”

钟修齐:“这个、这个,厂事、家事、国事其实都是相通的。你看看,老人们都想四世同堂,可四世同堂的人家总还是少数。这个、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难呢?因为大家庭的当家人往往也忍不住贪欲以权谋私。那些不分家的大家族,都是有一个又能干又不贪的当家人。可是那样的人总是少而又少。开平,我跟你说心里话。我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我反对公有制,也不赞成阶级斗争。这个、这个,老板总想工人少拿工资多干活,工人总想多拿工资少干活。大家想法不一样,可以坐下来商量。遇到不讲道理的资本家,罢工也可以。租界的法律也允许和平罢工。前年,那个徐阿本领导法电(即法国电车电灯公司)工人罢工,法国老板不是也做了让步?”

姚开平:“可是租界当局最后还是逮捕了他,把他引渡给上海市政府,判了他的刑。”

钟修齐:“那是杜月笙搞的鬼。杜月笙心里有愧,前些日子又说请将徐阿本放了出来。杜月笙想让徐阿本参加抗敌后援会,徐阿本不理他,自己成立了劳工救亡协会。法电的老板害怕徐阿本再组织法电工人闹事,主动请徐阿本到法电组织工会,协调资方与工人的关系。徐阿本当了法电工会会长后,建议法电也取消工头。这个、这个,你看,资本家也在变化之中。资本家和工人也不是不能和平相处,实在没有必要暴力相向。这个、这个,再说各阶级之间的人们原本就在互相流动。资产阶级不会经营,不肯用心做事,也会变成穷光蛋。无产阶级聪明能干,也能办起工厂变成资产阶级。这个、这个,还拿虞老板来说吧。当年虞老板第一次踏上上海地面那天,遇上下雨。虞老板怕泡坏脚上老娘做的新布鞋,脱鞋掂在手里,打着破纸伞光脚走到颜料店。以后几年,他白天站柜台,晚上睡柜台。跟着别人学做生意,到以后自己开小店,把生意一点一点做大。这个、这个,你再看你的亲兄弟周之明,给他一万元本钱开杂货店,才一年多时间,就快把本钱赔光了。他前些时候,让你娘求我,说我悔婚,应该给他一个工厂。”

姚开平:“他前几天也到厂里找过我,我没有让他进来。他在大门口胡闹一通才走。”

钟修齐:“这个、这个——唉——想不到当年我和你爹娘之间的一句戏言,竟惹出以后这么大的麻烦?开平,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头往下说。你当年闹共产反剥削,我问问你,不赚钱谁开工厂?你现在也管了两年多工厂,你说,当工人容易还是当老板容易?阶级斗争,消

灭剥削,可能吗?你知道虞老板当初为什么支持蒋介石清党?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劳资两个方面也常闹矛盾,工潮也常有。可是只要虞老板一出面说话,就摆平了。虞老板总是那几句话:老板离不开工友,工友离不开老板。工友也可成为老板,我当年就是光着脚走进上海的。大家有事好商量,闹下去对谁都不好。结果呢,几乎都是虞老板主持,双方协商一番,各自妥协让步,就又复工了。虞老板他们出钱帮蒋介石解散工人纠察队,捕杀共产党。老蒋得手后,却没有将上海交给商会自治。不过,国民政府对于发展工商业还是支持的。我们这样发展10年、20年,小日本恐怕就不敢来打我们了。小日本肯定也看到了这一点,才急忙开战。这个、这个,我听虞老板说,蒋介石虽然一直不给百里先生兵权,但对百里先生持久作战的见解还是赞同的。国民政府已决定内迁四川,还拨出专款资助工厂内迁。这都是为了与日本持久作战。别看小日本现在来势汹汹,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中国的。”

姚开平:“我也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中国毕竟已不是甲午之战时的中国了。与九一八时候也有很大不同。”

钟修齐:“这个、这个,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潮流就是人心之所向。当下中国的人心所向,就是抗日救亡。不管共产党因何缘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拥蒋抗日,都值得赞赏。虞老板也说,共产党现在的当家人识大体,有国家民族意识,能顺应人心所向。不过,在今天下午的聚餐会上,虞老板和扈老板闹得很不愉快,虞老板说扈老板固执僵化,扈老板说虞老板鼠目寸光。”

姚开平:“爹爹,我想——不管什么党派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变化。由个人组成的党派,它的主张也会有变化。中山先生当年建立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国以后,又提五族共和。共产党,也在变化。几年以前,共产党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现在共产党在农村已不打土豪,不分地主的土地,在城市也不和资本家作对,闹罢工、搞暴动;共产党主动提出将他们的军队编入国军,听蒋介石指挥打日本人。我想,共产党要生存发展,它以后也还会不断调整自己的主张和政策,以顺应世道人心。否则,他们也得了天下,即便得了天下也会丢了天下。戊戌年康梁鼓动光绪帝变法,慈禧太后坚决反对,杀了六君子,囚了光绪皇帝,可是后来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宣布实施新政。”

钟修齐:“这个、这个,可惜她推行新政太晚了,中国的事就坏在这个女人手中。这个、这个,但愿共产党能一直往好的方向变化。至于蒋介石——自从陶公死于他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和他来往。但现在我支持他抗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些话,虽然他说得晚了些,但总算说出来了。所以我们捐款给政府。不过——既然是持久战,我们不在捐款这个事上争一时之风头。再者,老蒋对各部分军队不公平。以后我们的捐款直接捐给孙夫人,由夫人安排给抗日的军队。这个、这个,说完了国事,我们说说家事。开平,你们结婚也两年多了,怎么没有一点动静?你们要不要去检查一下?”

姚开平:“爹爹,我们都没有毛病,主要是圣英不想生,想工作几年再生。现在她又一心扑在抗日上——”

钟修齐:“抗日,就不生孩子了?胡闹!按说,这种事原不该我这个当老丈人对你说,我也是看战事要起心里着急啊。这样吧,我让圣英妈咪多劝劝圣英,你也——你看我年逾花

甲，立民、立新都走了，只剩下圣英一个女儿。这个、这个，圣英怀上孩子后，让你娘、你岳母一起陪圣英到香港。她们走了，我们也可以集中力量搞好工厂。持久作战，打的是人，也是钱。我们中国人多、钱少。我们挣了钱，才能为抗战做贡献。”

姚开平：“爹爹，我理解你，我听你的。”

钟修齐：“这个、这个，开平，你看看——”钟修齐指着墙上的条幅，“这是圣英爷爷写给我的条幅：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想当年我也是壮怀激烈——老了，不提当年。开平，我看着你从小长大，老天保佑我，我看你没有看错。这个、这个，你不仅是我的女婿，也是我的儿子——”

电话铃响。

钟修齐接电话：“你好，扈老板，扈会长，你下午的演讲实在精彩，你的高见我十分赞同。呵呵，这个、这个，区区小钱，不足挂齿，不足挂齿。你说什么？要来我们厂参观？这个、这个，我们厂哪有什么经验？不是那个意思，绝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这个，既然仁兄把话说到这个分上，我只有热烈欢迎，——好好，明天厂里见。”

钟修齐放下电话：“强华机电公司扈显扬打来的，说明天要带着夫人和儿子到我们厂里参观、讨教。”

姚开平：“哦。扈老板当了上海抗敌后援会的副会长，现场捐出三艘轮船，听说他还要把刚投产的机床厂拆迁转运到四川。”

钟修齐：“这个扈老板在国家大事上从不落后。当年老蒋清党，工商界出力最大的，虞老板之下就是他了。这个、这个，开平，扈老板当年曾反对我救你出来。你见了他，反倒要热情些。”

姚开平：“爹爹，我知道。”

钟修齐：“这个，天不早了，去看看你娘，休息吧。”

姚开平：“嗯，爹爹你也早点歇息。”

……

姚开平走出钟修齐办公室，走出小楼，走向小楼后边一个小院。

二楼窗口，钟修齐注视着姚开平，微露欣慰之情。

姚开平进了小院，钟修齐才转过身。

钟修齐的目光投向墙上的横幅。横幅上的大字是：“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钟修齐的表情慢慢变得严肃。

3

钟圣英卧室，钟太太已不在房间了，钟圣英披着浴衣从卫生间出来，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瓶，倒出两小片药喝下。

钟圣英：“生，生，生，谁想生谁生？我才不生呢！”

钟圣英看看表，已快10点了。钟圣英走到窗前拉开一点窗帘，看到姚开平走进的那个小

院里一间房子窗户开着，姚开平正在为一个老太太洗脚。

“将来，能生这样一个儿子也不错。”钟圣英自言自语着，拿起电吹风吹头。

……

姚开平回到卧室的时候，钟圣英已经盖着毛巾被睡了。

姚开平蹑手蹑脚钻进蚊帐上了床。他想动钟圣英，又缩回手。姚开平睁着眼睡不着，长叹一口气。

钟圣英：“叹什么——伺候过老娘，又想初恋情人了？”

姚开平：“没睡着啊——”

钟圣英：“等你回来生孩子呢！妈咪又催我了。”

姚开平：“爹爹也问我了。还让我们都去检查，我说我们都没有毛病，是你现在不想生。我问你，你怎么跟妈咪说的？”

我说：“我说你没本事呗？”

姚开平：“怪不得爹爹说要去检查。圣英，你不要吃那个药吧。既然我们早晚都要生孩子，我看晚生不如早生。”

钟圣英：“不行。现在不行。眼看要打仗了，等上海打完仗我们再生。你说日本人敢打上海吗？上海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黄浦江上还有美国的军舰。日本人一旦打上海，你说美、英等国会不会参战？”

姚开平：“不好说。跟你说实话，其实，这个时候我也不想让你生孩子——”

钟圣英：“你不想和我生孩子是什么意思？你说，你想和谁生孩子？”

姚开平知道钟圣英故意这样说，他搂住钟圣英：“圣英，我有多么爱你，爱这个家，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好了，不闹了，我们休息吧。”

钟圣英：“可是我想要，我想和你生孩子。来吧——”

“砰！砰！”

姚开平一下坐起来。

又“砰砰”两声。……

第三章

1

公共租界。大光明电影公司摄影棚里，一个男人有三十岁左右，穿蓝白相间的半截袖汗衫，宽大的花绸短裤，满头大汗。这人一边摆弄摄影机，一边不时地抬起头，对着摄影机

前边的布景板面瞅一眼，又瞅一眼。那面很大的布景板上边是万里长城的图案。这个男人的表情让人感到他很想让目光穿过布景板面，就像匈奴的骑兵想飞越长城。

布景板后边，钟圣英、宋秀娣和另一个和她们年龄相当的女子正在脱衣服——那个女子动作十分麻利，三两下就脱掉连衣裙丢到旁边的道具——一个关公神像上，接着把文胸和内裤也脱了。她小声说：“圣英，天太热，都脱了。宋秀娣，你快点。丁导演接下来还有重要事呢！”

钟圣英小声说：“李青云，你真美。”

原来那个赤裸的女子叫李青云。

钟圣英三两下也脱光了。

李青云瞅一眼钟圣英的肚子说：“圣英，你怀孕了吧？”

钟圣英边穿军装边说：“这个时候，我会怀孕？我小心着呢。”

宋秀娣没有脱内衣，她边穿军装边说：“圣英，怀孕吧。不管啥时候也要生孩子啊。”

李青云也往身上穿军装：“那你怎么不和何成国结婚生孩子？”

.....

李青云、钟圣英、宋秀娣身着国军女式军官装，插手枪、佩短剑从屏障后边走出来。

丁导演：“拔出手枪、短剑。看，就这样——”

按丁导演的示范的，三个女战士站成一排，李青云站在中间，她们一手持枪，一手持剑，目视前方。

丁导演：“看着我，满腔怒火地看着我——我就是日本人，就是杀人放火，强奸中国女人的日本鬼子。你们不打死我，你们不杀死我，我就要强奸你们——”丁导演做扑向女子动作。

李青云和钟圣英都哈哈大笑，宋秀娣却皱起眉头。

2

一辆只有白色顶棚的小汽车开进大光明电影公司的大门，开车的是姚开平。

摄影棚外边大树下停了三辆黄包车。两个车夫在说笑、喝水。一个二十多岁的光脊梁车夫在玩三节棍，这人裤腰系一宽皮带，皮带上还别一弹弓。他叫阿金。

姚开平停下车，叫道：“阿金——”

阿金拣起黄包车上的褂子边穿边跑过来。

阿金：“姚经理，车改得真不错。哪天也让我开上玩玩。”

姚开平：“就你那两下子还是算了吧——她们都在里边吗？”

阿金：“都在里边。那个丁导演不是好人，看女人的眼神就像——”

姚开平打断阿金话头抢着说：“这么热的天还练功夫，有时间也教我一手。”姚开平从后座上拿出几瓶汽水：“给他们喝，这是他们的车钱，你的不给，你和他们都回去吧。”

阿金：“我不回，我还要拉秀娣。这么热的天来照军装照，都是李青云的注意。李青云靠上了一个富家少爷——”